

蘇平仲集



831471

蘇平仲集卷七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詔卽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遂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

卷七

蘇平仲集

退補齋藏板

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卽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修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

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台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

卷七

蘇平仲集

二

退補齋藏板

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各宗義則浚儀陳君各世昌則錢塘陳君各濟則河

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睦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醑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爲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於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醴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廩不既褻乎又焉得爲敬乎此先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鬯爵邊豆簋簠之實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土而

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況於田乎貴爲公卿大夫猶然而況於士乎今士覺以韋布之士顧能推其烝烝之孝卽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羣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惠者於涓熙宰相魯公爲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

卷七

蘇平仲集

四

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尙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葺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邊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既卽以

卷七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歲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二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

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卽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
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
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
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爲不僭不褻而於土
爲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於今非一日矣郡邑
之間縉紳之家能念其濬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
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析之餘室廬完
美貨財滋殖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
參養長顧卻慮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
福澤之所漸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
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
亦不可不書也庸著所聞俾刻於麗牲之石庶其子
孫思繼承於無窮

陳氏修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尙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
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興之而
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
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

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
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
己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
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
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於三代之民者歟
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修睦堂所爲喜聞而樂道之
也陳氏家於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隴相望東
阡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尙論鄉之舊族

卷七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於來儀
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
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暑奉布帛以爲壽
嫁者娶者喪葬者薦貨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斂者收
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
宴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
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
一家之日蒙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
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修睦堂於正寢之前嘉

時令節則爲酒醴刲羊豕布几席羅豆籩舉宗咸延
及而讌於斯斑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
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委址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
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颺言曰
人之宗族至於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
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
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
窮斯不失爲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
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婺之浦江鄭氏一門羣從

卷七

蘇平仲集

八

退補齋藏板

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
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
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
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爲難陳氏非
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
豈不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醜酒有
蕪旣有肥羜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修
睦鄰國猶然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
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

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
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
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
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
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
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於諸父復會居而
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於一田園之異籍者歸於

卷七

蘇平仲集

九

退補齋藏板

一財賄之異藏者聚於一什器之異用者司於一奴
僕之異主聽於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
遣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
於黃氏固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
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
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
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
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
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

心夫然故借鋤取帚勃蹊闖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
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
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
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
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
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
猶知爲之三十六輻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
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
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

卷七

蘇平仲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
懸於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
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
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
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
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
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
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
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

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
其彖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
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眾
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眾而極渙也夫猶有在
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
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逢原必
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
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
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

卷七

蘇平仲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
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於一邑之鄙十餘
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
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
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
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一家之眾所謂骨
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

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
焉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
愛況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歡
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
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
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
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
平陽前蒙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

卷七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
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
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爲望宗有字子誠者
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
有文樂道尙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
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參四
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
爨有無不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
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

願欲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俾知所勗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爲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

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於九族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拯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效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面

卷七

蘇平仲集

十四

退補齋藏板

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於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架燠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

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卽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徵諸思中之言則蕭氏與葵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修於己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爲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間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

卷七

蘇平仲集

十五

退補齋藏板

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葵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爲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爲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爲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爲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卽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於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於墓道之北二里聚羣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爲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

卷七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叔友復以爲請乃爲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冀乎長者友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爲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

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
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爲國者不下堂而
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爲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
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
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
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
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
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
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

卷七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兄弟之天吾眾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
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眾人也以能友恭
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儆
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尙懷永圖以慰丞相
之望哉

懋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葬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
於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
憲名之曰懋敬而吳編修從善爲記之他日子美質

於余日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慤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修顧以謂慤卽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意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欲默烏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慤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慤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慤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慤爲本而以敬爲實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

卷七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藏板

若慤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中乎墓焉而親之體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慤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慤故本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慤敬之至親之精爽潛孚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旣死而如見其生也旣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

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慤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慤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恠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尙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爲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曰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曰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

卷七

蘇平仲集

十九

退補齋藏板

日之力而舉其當爲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

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爲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爲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尙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尙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於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尙賢擢以賢良爲丞平陽尙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爲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尙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爲推明其說以爲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貞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眾人寶之賢於眾人者弗之寶也其爲人也賢於眾則其所寶者必異於眾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

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爲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爲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卽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爲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眾人以爲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爲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爲人失之則不足以爲人是寶於眾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重於天下

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夫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向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爲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彛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閑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昞字士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東仲曰昱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璉之側依
依猶孺子間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
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
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爲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
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頤而慰滿平生愛日
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於今猶一日也小子與
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
異也凡事吾親若大舜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老萊子
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爲記余喜元璉之有子而
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
以老萊子爲稱者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
傳述之曰着五色斑斕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詐跌仆
臥地爲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
孝爲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孝又何難焉三尺之童
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何難焉子
思論事親在乎修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爲說親之本
古之爲人子者未有不能修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

有身不誠而親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修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顧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未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未之若童子之服亦修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己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惟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使師其無所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稱老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尙勉之勉之乎余於元璉友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朝廷用兵雲南其尊人武毅公起自休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疆圉於平陽雖欲待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曠日夜不寧於懷望飛雲

卷七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藏板

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己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
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
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
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
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
家庭君守職而思其父行役於邊徼人固有異世而
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嘗上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
命下卽日上道初不以老爲辭其爲忠也何以加諸
君雖不獲修爲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

卷七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爲孝也
何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
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
知之也西南諸番遠而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
負固以爲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足以制之乎亦中
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箠壺望
風迎候惟恐不先不頓及折鏃而方萬里靡然聲教
之中此非人力蓋天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
武毅公獻捷於京師歸休於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

榆之景夫何遠人有君出則時閱習奮武備以修扞城之職入則奉晨昏候顏色以輸愛日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何如慰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自洪武乙卯以勲子入侍東宮侍衛乘輿辛酉夏始被旨還平陽襲職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溪以破吳宮寨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擣福寧之岑嶺皆以孤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有楮幣之賜國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庸備述之以爲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尙得而報之乎雖欲報

之將何以爲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於聲嗟氣嘆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恩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恩我之意乎盡爲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爲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

卷七

蘇平仲集

三七

退補齋藏板

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此又何以報爲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爲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藐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其夫教字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爲宣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曰致勉焉其後荐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

夫人以復元之能順適其意也雖憂患備更而無不
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健愉愉
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卽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墓
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於朝擢平陽
奕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
爲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常事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
憂何不久迄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爲務夫人喜
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
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爲壽藏邇父之墓使我見之於
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兄之喪祔焉每風日清
美夫人輒攜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
乃構亭以爲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爲記余
因書此使揭諸楣間卽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
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
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
之寢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歎歸歎之

卷七

蘇平仲集

天

退補齋
藏板

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忘豈人之情哉某有以移之矣凡某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思者莫基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篤行之君子爲然余謁告歸由翰林獲交譚君濟翁間從搢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委身戎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俾戍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哉畏此簡書莫之直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一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思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涖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真敦仁篤行君子哉

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興懷先基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爲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爲一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爲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百餘年而懷之愈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爲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漢高帝以爵祿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希顏之人是亦顏之徒也然則希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瑜溫之平陽人倜儻而尚誼讀書而能詩方關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爲其各郡縣吏由

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顧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墟林莽之間今吾乃苟升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爲四皓之所鄙笑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概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於此非所謂吏隱者耶因自號商山吏隱旣而凡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卽日治裝南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璧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爲吾兄弟弗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頤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爲記余觀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

選者覲幸速化黃絲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
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隕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
之材豈不足以翔鶩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輒辭歸
得以天年終於牖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
能勿以爲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爲知己
也元璧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
而拳拳焉以記爲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
哉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
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澗潺浚禽鳥兮間關樹木兮檀欒有菊兮有蘭可佩
兮可餐亦有桂枝兮可以扳援神來歸兮雲承轅鶴
先路兮續其蹁躑剡清兮擊鮮以灌以薦兮敢有不
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脉則由焦下
山折而南行奠爲金山又奠爲步廊山而茲山則支
於金山蜿蜒磴薄旣翕復張首尾起伏勢若狻猊坐
據要會九鳳東山暘奧峙其前稚山沙岡黃輿仙壇

石刺上灣諸峰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翦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爲廳事廳事後爲中庭中庭後爲祠堂中庭東西各爲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爲步廊以爲庖爲溷爲圃爲守塚者之舍爲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妾哀不自勝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缺焉此重妾之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卽是建菴爲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舒似亦可爲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卿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爲勑斯菴且買田若干畝爲永業以具犧牲醴齊粢盛食居守者亦旣作神主妥奉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爲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於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之隆殺緣情之戚

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當用吾之情則一焉爾也大
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
意乎今侯以義起禮斯菴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
莫非所當爲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
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
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聞者
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莖木之本乎根也草木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植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
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
事生葬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也葬可以不厚乎至
於葬則無所爲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
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
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於
厚也過厚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於
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於棺者必誠必信
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爲故曰非直爲觀

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可謂盡心也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巖壑鬱紆風氣綿密而知爲吉壤曰異日當歸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壺嶺葬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獲申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耐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寔居嘗慊然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洪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壺嶺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至是屬伯衡爲之記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厚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厚吾之所出自盡諸已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若之何則上邱壟而

撫松楸寧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尙慎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於家以學行望於士林云

時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宕爲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卽錢浦以居其子景孜復自錢浦遷居郭宕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卽正寢東室做爲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於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僭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褻也規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薦事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於廟庶人無廟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旣廢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卽墓所爲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於家則變

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爲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其壘爵簋盞邊豆潔其酒醴脯醢粢盛以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薦以享夫何胥饗之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於斯於戲祠堂之設祭禮以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爲之乎人不能爲而景高爲之不患祀事之不舉而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勗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況孫曾乎勿替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爲之記非惟以彰景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尙知所興起景高名珽魁岸而有才婦翁鄭朝美

官於閩嘗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
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爲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
曰慈壽者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
至願也感之也深故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
子也顧復乳哺提挈扶持推燥就溼躬實任之方其
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燠也苛癢也疾痛
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爲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
子父猶母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子母而曰慈母慈
母以天下之篤於慈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
凍母慈之也無菑無害母慈之也求必得欲必從母
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母之壽加
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
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
壽加一紀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於耄至於
期頤而曰曰焉慈乎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

乎能自己耶雖然所以祝願其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於百至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况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獲申烏烏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爲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爲子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喜且懼也何慶幸乎愛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爲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於天子之心恆不敢必得今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致須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修子職此四者李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鎬其名叔荆其字撫之崇仁人叔荆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

矣而叔荆以文學蒙眷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
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顧其妻能率其子承事其母甘
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
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常寄
言叔荆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苦念我也惟若
蒙國恩寵備位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
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荆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
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
與叔荆同己巳歲生人叔荆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
欲孝而無誰爲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歆焉
羨焉追恨焉愧慨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
叔荆之志感而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修
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爲

記

卷七

蘇平仲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蘇平仲集卷八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漚不踰闕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

卷八

蘇平仲集

一

退補齋藏板

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所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毳者隨亦

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

卷八

蘇平仲集

二

退補齋藏板

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

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於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適來則卻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爲主簿葵之義烏請追爲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於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修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至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修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己之爲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

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
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眾楚人中之
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効則
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尙儒者
之學而不能致真修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
妙於真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
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
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効以塞
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

卷八

蘇平仲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學其可不爲己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
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纘承以授考亭朱先
生尙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托乾涸之師友有所據李
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
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
亦爲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
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
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
潛氣龐而質厚志確而習美蓋可與有爲者誠念夫

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爲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蹙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棠擢咸淳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於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

卷八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爲先生別字好事者復繪爲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於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卽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爲請於余曰幸爲記其興復之自釋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

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嫖節雅量使人
卽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
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
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尙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
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
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
知先生卽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
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
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爲務也以余觀

卷八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爲一家之美
觀云乎亦曰我祖之覆燾我後人者固有出於斯堂
之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
舊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尙相
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椽桷不啻若覲夫儀
形競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纘承衣冠引翼則氣
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休光者
其始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
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爲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修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於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卽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

卷八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藏板

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爲公爲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爲之君者何如其喜形於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矧可以己乎今國子正宗頤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辱與爲僚因

得觀其家乘考其顛末宗頤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
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
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襲組而氣習之僅存
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
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
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
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
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
麗傑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耶今欲求其彷彿
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
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荐
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
位望若宗頤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
也噫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
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芘覆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於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
生求余文爲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

卷八

蘇平仲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耶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耶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繫子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厦衣則願文繡食則願膏粱於是賤干貴貧慕富以

卷八

蘇平仲集

九

退補齋藏板

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於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頽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

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寘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儼然漁於河濱耕於莘野築於傅巖而不以爲辱也巍巍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爲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遇以終已畏於匡絕糧於陳居於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眾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

卷八

蘇子仲集

十

退補齋藏板

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
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
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
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
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
爲美而以節義自修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
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

卷八

蘇平仲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
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
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
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
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
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
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
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
臣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

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
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
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
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
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
而不遂亡者實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
近世學校不修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放其
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墮
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以爲容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
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嚮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
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
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
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
子孫以示風厲丕變邇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
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
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
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

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
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
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
人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
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
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
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
如暴雷迅雷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
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
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
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
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
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
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
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
孫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

獲拜其履烏喜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兌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卣伯乙之鬯楚姬之寶盤仲姑義母之匱崇之磬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

卷八

蘇平仲集

古

退補齋藏板

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尙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恆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爲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尙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

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恃勢假力待費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費者不過一好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磬楚

卷八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兌戈虞敦之爲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兌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磬離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馬不失爲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馬不免爲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八遷而爲

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爲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爲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爲當務而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旣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爲存以誇示於眾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爲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尙亦無愧哉

卷八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賈爲弓莫不師揮爲鍾莫不師倕爲車莫不師公孫氏爲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爲弓爲鍾爲車爲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爲良工於戲農賈百工然矣孰謂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

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
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衛瓘卞壺張華謝萬
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
柳誠懸顏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
堅米黻張有吳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
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
之善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
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爲人者也
爲今之士而欲善爲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爲師乎是

卷八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
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
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
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爲士
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豐於古而嗇
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
嘗有豐嗇也古人爲聖人賢人而今吾爲眾人豈不
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
之工之師揮師倅師公孫氏師公輪子賈之師白圭

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肩
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
哉同都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羣聖人之書
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
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
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
史先生以高文夙德爲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
子自爲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珩不自足也必
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克
克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綰之
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爲師古也而或亡或
敗或至於厲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尚
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太史先生苟以爲可則因
以爲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
之人而性嗜篆隸眞行諸書非古不爲也於是名其

卷八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卣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不復存藉令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罟之遺碣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仙宮鬼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驚熊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

卷八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爲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爲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迪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洙泗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

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穆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融離之爲五常揭之爲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爲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庵孔子升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嘗卽居第之西闢齋以爲藏修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層巒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爲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原以公孫龍之幻爲戒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

恒多及其既磨涅也堅白不足者恒多今夫瓠也甕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皦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鎚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憂磷與緇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狗馬所謂物也善惑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患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之不純而物之善惑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蒙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貲之利而不詭隨劫之以鈇鉞之威而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采色而不眩耳聽聲音而不瑩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

而已矣嗟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爲吾堅亦不足爲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異齋記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異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修之室也其扁江浙行省左丞番禺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異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異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異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爲記夫異之義聖人作易旣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異之所以爲異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

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彖辭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變則巽自遜來遜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胄學術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隆豈果於遜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修漢家聘申公故事束帛加璧責於邱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在子亮矣而況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爲伏或爲隱竊懼昧者疑子亮之

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爲異者是以爲之
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爲異者日見
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爲
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
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黃陂湖鳳
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樛者若總干若
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銳者橦者

卷八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突者若置棊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
事親之暇讀書之間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
不接焉去年春朝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擢
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
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
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
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
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
不曰不磷乎後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

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爲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

卷八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獨不知以靜而爲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卻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爲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爲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寧復有靜處之時然則將

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尙何成學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爲學之地而其要則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奕者然方奕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谷不杜門卻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山窮谷雖杜門卻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焉往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共學而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仲輝平陽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篤志詩書間則從縉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扁其書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爲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闔閭能專心於學且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清晝萬籟俱寂緘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
目耳無營心念凝默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
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景處
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解神
釋者何足以知之楊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
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瀆江玉津
大渡焉孝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
豕同羣喜其地與景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
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涖官平陽與余邂逅以余

卷八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爲記昔者君之樂乎幽
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
徵發有期會有營繕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
地也景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
裕初未嘗不樂也間過其寓閔乎寥乎門無請謁人
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內而隱然若山林之
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處而已矣
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爲吾者
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君子所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起乎然而未
易能也而孝忠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真賢乎矣古
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
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
池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滌慮因
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
豈有取於坎然一勺之水乎殆其志存乎聖賢之學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者以發之也余雖淺
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爲少矣而古
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
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
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
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鮮矣前一人挽之後
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
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恢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
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

者靜亦靜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爲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鰕蛤生焉鳧鷖浴焉螭虬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藏焉荒查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搖焉溷焉莫能汨焉而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於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

卷八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燥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頽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顧以爲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寘之紛華輻輳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寘也而是心難乎免於枯亡矣獨不見未嘗更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家豪奴悍婢皆與之仇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不暇尙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

善將兵者素蓄方略治三軍之眾麾八面之敵而其
身嘗逸善養心者去情卻欲羣於萬有之中立於萬
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鳥事夫兀然頽然如木偶人
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圭黃文定
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
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
適在陸文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
行其所知詎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
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以啓予者乎而余言
鳥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
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
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徵諸四時矣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
浮而在上者爲天凝而在下者爲地天地莫不有初
也合之爲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爲萬物萬物各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
霜凝西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
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
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
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
實之初乎蓋以其方於一陽來復之初爲眾芳敷榮
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辰爲日
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
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

卷八

蘇平仲集

三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賁若草
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
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驗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
也公眞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有卓識之士明炳
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
之沛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成亨嘉之治考諸載籍
可見矣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
而公以夙德雅望爲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

則居侍從神化宜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望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莘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莘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聖賢自期嚴義利之

卷八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參贊督府已傾一時及魏公喪甫葬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郎省講筵更任迭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謇諤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修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歛衽况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具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尙德

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
厚不盈寸而莘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
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
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
寶愛尊貴之至於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
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
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講是習是蹈
以希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莘仲誠哉尙德
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
思所勉也夫

卷八

蘇平仲集

三三

退補齋
藏板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
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
則其藏修之所也可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
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
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
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
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

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
創數百年之喬木鬱乎陰森而叢桷隱見於蒼翠之
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舊族也前有旌表亭有仙
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士孫孫不絕書至今
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
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
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
稽令有之其子孫亦有以儒世其業若余氏者乎余
氏歷宋元以至於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沛乎其

卷八

蘇平仲集

三四

退補齋藏板

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眾而余氏之世彌久而
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一家是不亦可深長
思乎蓋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
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
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
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戶不墜夫書
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含其英咀其華得
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
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

弟誠克眞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胥爲善士之歸
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
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
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詠奇勝絕之觀當有
妙於文辭者爲可立賦之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卽唐宰相張
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
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

卷八

蘇平仲集

三五

退補齋
藏板

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時臨眺而樂焉
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
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
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
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
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
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
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
退時政之弛張無不與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

無所顧忌所爲學校修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
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
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
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
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
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
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
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
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
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
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
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
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
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
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
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卷八

蘇平仲集

三六

退補齋
藏板

